

國家圖書館藏

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

綫裝書局

至聖先師

明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

職方氏曰

不佞考信宣聖儀表生諱蓋詳哉記

之矣復念史記世家論語刊正世家函史年表皆

沿七十三今既以七十四為信則表年紀事更須

訂正且鄧元錫旁行分註失無論矣遷既近繁朱

亦太簡昔子與尚友古人誦詩讀書不可不知人

而論世今經生學士童而習魯論有欲論世舍世

家言奚徵焉而朱子何事過哉寥寥乃爾第繁如

刊定世家孔帙

遷史惜猶有當收而缺者景行君子有遺憾焉夫

與其過而棄之也毋寧過而存之不揣固陋輒刊

定世家如左

至聖先師孔子其先宋人也帝嚳次妃簡狄生契為

堯司馬繼舜為司徒十三傳至天乙是為商湯王于

商丘殷水出焉亦曰殷湯歷三十五十七世為紂辛

與兄啓同母而幸以母為后時所生得立卒亡殷周

成王封微子啓于宋奉湯祀啓弟微仲衍生宋公稽

稽生丁公申生慙公共生弗父何何以下為宋

大夫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佐戴武

宣公三命滋益恭正考父生孔父嘉義形于色事殤

公死華督難者也嘉生木金父木金生畢夷父畢夷

生防叔蓋以王父所賜號為孔氏畏華氏之偏而奔

魯遂為魯人生伯夏伯夏生紇字叔梁以勇力聞為

陬邑大夫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妾之子孟皮雙施

氏卒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顏父曰鄒大夫雖祖

父士耳然聖王之裔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

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其幼微在

刊定世家孔帙

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時孔大夫年大而顏夫人少遷史以為野合而夫人

懼不時有男禱于尼丘山遂以周靈王二十年己酉

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申生孔子于魯昌平鄉鄒邑

蓋懷妊十一月而生或遂以為十一月庚子實夏正

八月癸酉之二十一日庚子也生而首上圩頂以為

禱應名丘字仲尼貌似黃帝體似成湯頭似堯頸或

頂似皋陶肩似子產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異質凡

四十九表最異者曾文曰制作定世符三歲而叔

梁氏卒塋于防山

魯東

其母弗言也

即不封為兒嬉戲

常陳俎豆設禮容七歲入晏平仲學

子雖友平仲而年不若是仲所

設鄉學而魯倣其制

年十五志於學聞叔孫昭子之殺豎牛也

喟然嘆曰叔孫之不勞不可能也詩曰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時即以好禮聞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

死誠其嗣懿子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

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

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仲往學禮焉然貧且賤及長

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丁卯年十九

景王十二年

刑定世家孔牀

年昭公九年

娶宋开官氏期而生子昭公適賜二鯉子榮

之名鯉字伯魚癸酉年二十五有母賴夫人之喪殯

於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曼父之母知之以告乃奉

以合塋于防曰古不祔塋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

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塋矣衛之祔也離之

有以間焉魯之祔也合美夫吾從魯合而曰吾聞之

古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

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防者矣又歸覆夏屋者

矣又見若斧者矣吾從斧者封之崇四尺子先反虞

門人後雨甚至墓崩脩之而歸子曰來何遲門人以

實對子不應三云子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援琴不成聲過禫十日

而成笙歌三年之喪畢子於是博學無方敏求不厭

郊子來朝子見而問官退而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

四夷猶信從師襄子學琴十日不進蓋習其曲得其

數若志而猶未為得也方且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

怡然高望而遠志焉直見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長眼

如望牛奄有四方如所為文王者而雖襄子且避席

刑定世家孔牀

以拜謂子果能窮其趣也蓋精詣如此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南宮敬叔言于魯君請與孔子適周與之一乘車兩

馬一豎遂至周問禮於柱下史老聃訪樂於萇弘歷

郊社之所考明堂之位察廟朝之度審宥坐之器讀

緘金之銘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

王也于是夢寐周公萇弘謂劉文公曰仲尼有聖人

之表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

聖人之興者乎及歸聃史送之以言曰夫聰明深察

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

之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為人臣者無以有已
子曰敬奉教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子
曰吾與汝處魯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
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吾乃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
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乃自周反魯而弟
子稍益進蓋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一矣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曰昔秦繆公國小處
辟而霸何也子對曰秦國小而志大處辟而行正舉

制定世家孔映

五

五

五穀爵之大夫起累繼與語三日授之以政雖王可
也其霸小矣景公說甲申敬王三十四年昭公二十五年而
昭公孫于齊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
景公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欲
養以粟丘之邑封以尼谿之田而以季孟間待之嬰
不可曰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
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于是景公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子遂反魯丙午聞延陵季子莖

子于贏博間也往而觀之以不封樹為合於禮幸邠
敬王十年昭公三十年年四十三昭公薨於乾侯季孫意如廢
太子衍而立公子宋是為定公子不仕病昭不正終
而定不正始也退而脩詩書禮樂明王道為教弟子
自遠方至受業者益眾列國君大夫每咨所不知應
如響公立五年而季平子意如卒桓子嗣穿井得土缶
中若羊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木石之
怪變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
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仲尼仲尼對曰禹致群神于
會稽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
吳客曰誰為神對曰山川之神綱紀天下其守曰神
客曰防風何守對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
姓在虞夏商為汪罔于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
人長幾何對曰焦僂三尺繩之至也長者十之數之
極也于是吳客曰善哉聖人已亥敬王十八年定公八年年五
十一是時晉平公淫而六卿擅伐東諸侯楚靈王強
而凌轢中夏齊大而偏于魯魯名望國苦弱小附楚
則晉怒附晉則楚伐不備齊則齊侵而公室分于三

家無民陪臣執國政陽虎欲逐桓子嬖臣仲梁懷公
山不狃止之懷益橫虎執之而桓子意不狃與焉虎
倂囚桓子盟而釋之而不狃因自貳于季氏欲廢三
桓之適而立虎所善庶遂執桓子謀得脫虎不勝奔
於齊公山弗狃以費叛召子子循道久溫溫無所試
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
子路不悅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吾其
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庚子敬王十九年年五十二定
公以爲東都宰乃申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

刊定世家孔軼

七

異任行之三月男女別于塗道不拾遺器不雕僞四
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爲墳不封不樹暮年而四方
則之公曰舉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
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宜爲大
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
月不別其父請止乃舍之季孫不悅冉子以告子慨
然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
殺不辜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始爲司寇國
人謗之曰麇裘之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尤

旣而政化盛行沈猶氏朝不飲羊公慎氏出其濡妻
慎潰氏之奢侈踰法者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
賣羔豚者不加飾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
歸焉先是季氏塋昭公于墓道之南子溝而合諸墓
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
拊夫子之不臣於是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
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蓋敬王之二十年實定公十
年也而孔子年五十三辛丑夏齊大夫黎鉏曰魯用
孔子其勢危齊盍使使告魯爲好會孔子知禮而無

刊定世家孔軼

八

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會公
於夾谷孔子相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
諸侯出疆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于是以
遇禮相見見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則萊人以旄
旄羽葆矛戟劔撥鼓噪而至子趨而前歷階而進舉
袂而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何
爲於此夫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
於神爲不祥於德爲僭儀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而前子趨而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頭足異處齊侯懼而慙將盟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者有如此盟子使茲無選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饗禮子以梁丘據曰事既成而又享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糠粃用糠粃君辱棄禮名惡夫饗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饗齊侯歸責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

刑定世家孔悝

九

楊華

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奈何有司進曰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子謝以質蓋以質謝于是齊人歸鄆謹龜陰及汶陽之田癸卯敬王二十二年定公十二年年五十五時公室四分于三家而家臣內畔若虎若南蒯若侯犯用邱不狃用費無不以張公室藉口季孫叔孫內患之而子方信于季孫于是言于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制也今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以張公室於是叔孫州讐帥師墮邱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

入及公側子命申句須樂頊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歛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陽不知我不墮伐之不克乙巳敬王二十四年定公十四年年五十七以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季路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禍至不喜今夫子何喜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與聞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疑焉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刑定世家孔悝

十

周

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五者有一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誣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飭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以爲魯必霸齊且爲奔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郊又不至膳俎于大夫孔子不脫冕而行宿乎此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子曰吾歌可夫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執悠執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

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遂適衛主顏濁鄒友蘧瑗史鮪衛人問魯所得祿亦
致粟六萬子見南子子路弗悅子矢之靈公問陳子
曰未之學也俎豆則聞之矣居頃之或諧之公公使
公孫余假一出入子恐獲罪居十月去而適陳過
匡陽虎嘗暴于匡顏刻僕子貌類虎又刻僕刻以策
指昔所入匡人以為虎也圍之五日顏淵後弟子懼
子曰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甲者知
其非圖解去過蒲月餘反衛主蘧伯玉家丙午

敬王二十五年

列定世家九

十

十五年定公年五十八子去衛過曹魯定公薨公子蔣

立是為哀公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
桓魋欲殺之伐其樹門人速其行子曰天生德于予
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之及鄭弟子後子獨立于郭
東門外子貢至遂入陳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有
車集于陳庭而死楮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潛公
使使問之子曰車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
克商通達九夷八蠻於是肅慎貢楮矢石弩長尺有
咫先王分同姓以珍王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

忘服故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
之故府果得之居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
陳子曰歸與歸與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哀公二年年六十去陳過

蒲會公孫氏以蒲叛蒲人止子弟子公良孺賢有力
以私車五乘從歎曰昔吾從子遇難于匡今又遇此
命矣夫吾寧闕而死闕甚力蒲人懼要盟必無適衛
而出之子出竟適衛謂子貢曰要盟神不聽也靈公
聞之喜而郊迎無何卒衛亂孔子行佛肸以中牟畔
召子欲往亦不果西適晉將見趙簡子至河聞簡子
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
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二子晉國賢大夫也簡
子未得志時湏此兩人而後從政既得志而殺之乃
從政立聞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
蛟龍不舍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
子諱傷其類也鳥獸尚知辟不義而况乎丘哉作臨
河操樂琴以傷焉反息乎陬鄉已酉

敬王二十八年
哀公三年年

六十一夏魯司鐸災及宗廟南宮敬叔救火子在陳
聞之曰災必于桓僖廟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之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先是子在齊景公造焉辭接而左右白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何王之廟子曰必釐王廟公曰何也子曰詩云皇皇上賢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詩逸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災宜加其廟焉公曰

判定世家九

卷

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乎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俄頃左右報曰釐王廟也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夫吳客聖夫子矣猶曰力不能及抑轍跡不及吳陳齊二公知聖而不用用于他國而不以女樂間則以兵徒圍噫可怪也明年子自陳遷于蔡又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告以來遠附邇敬王三十一壬子年哀公六年年六十

四子遷于蔡三歲夫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子在陳蔡間使人聘子先是楚昭王渡江中有物大如

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太怪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及其聘子欲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久留此吾屬所設行皆非孔子意楚大國也孔子用于楚吾屬危矣遂發徒圍之是時孔子當阮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于地乃大鯢也子曰吾聞物老則辟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六畜龜蛇魚鱉草木久

判定世家九

卷

九

者昏神為妖怪謂之五音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音者老也物老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子歎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夫子未仁耶未知耶子貢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蓋少貶焉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子欣然曰有是哉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昭王聞之發師以迎乃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臣使諸侯有若端木賜者乎

輔相有若顏回者乎將帥有若仲由官尹有若冉求者乎王皆曰無有曰如此則楚危矣楚始封于周號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米楚福也昭王乃止是秋王卒于城父楚狂陸通接輿而歌過之于是自楚反乎衛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是時衛君輒父蒯聵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

御定世家孔叢

注

問

弟子多仕于衛子路曰衛君待子爲政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又明年冉有爲季氏將與齊戰于郎克之康子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也冉有曰學之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有曰用之以道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有曰求之違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求之以道雖蔬食飲水夫子豈必之欲召之必母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先是己酉秋桓子病輦而行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我卽死若相魯必召仲

尼後康子立欲召子公之魚沮之乃召冉求求將行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送求因誠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及求爲將有功會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子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于子子不對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遂自衛反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矣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有謂之長人而異之及去魯斥于齊遂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而魯復善待由是反魯蓋去父母之國者十三年而後歸云時子

列定世家孔叢

注

王六

尊重于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子自賓升命以席問政子曰政莫大乎使民富且壽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吾國貧不能及也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他日又問政子陳文武九經問儒服陳儒行將昏問大禮請親迎康子問政子曰舉直錯枉然魯終不能用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蓋晚而好易韋編三絕鐵檣三折遂乃大悟作彖象傳繫辭上下傳說卦文言爲十翼弟子自遠至者蓋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從子于陳蔡者皆不及門
矣則有若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世以爲十哲而
孟懿子問欽四鄰子告之以王者前凝後丞左輔右
弼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
矣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而門人加親是非胥
附乎得賜而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得師而前
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得仲由而惡言不至於門
是非禦侮乎而夫子居恒節小物則以伯牛侍志意

判定世家孔悝

七

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
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
也而回賢最著聖門顏路子也問仁子曰克己復禮
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其
心三月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不遠復无祇悔顏氏其庶幾乎他日問
爲邦子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放鄭聲遠
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回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欲惡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欲從之末由也已而不幸早世是年伯魚先卒子華
之有棺無槨及顏淵死子曰天喪予然以從大夫後
亦不徒行以爲之槨而門人厚塋之子曰回也視子
猶父而子不得視猶子也自回沒而孔子以爲未聞
有好學者晚得門人曾皙之子參子曰參也魯而性
至孝子爲之作孝經參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爲記曾子問
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子信之曰參乎吾道一

判定世家孔悝

六

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曾子所深信亦惟顏子故曰
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較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故聖門之學顏氏外惟
曾子獨得其宗而鯉之子伋字子思夫子嫡長孫也
擇弟子道通者使子思受學屬曾參庚申
九年 年七十二西狩獲麟先是子未生時有麟見于
闕里吐王書云水精子繼商周而爲素王顏母異之

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而生子至是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而折其前左足棄之五父之

衢或云繡紱猶在角子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

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終獲麟筆削事文以存一

王法游夏不能贊一辭焉而左丘明傳之自此天下

之爲亂臣賊子者懼故萬世而下以孔子爲素王左

氏爲素臣而孔子亦自謂知我以春秋而罪我以春

秋是年陳恒弑齊簡公子請討三子不可明年辛酉

子路死于衛衛人醢之子聞而覆醢哭曰天祝予喪

判定世家孔悝

九

楊華

之若喪子而無服曰吾無從聞過也矣壬戌敬王十四年

哀公十年七十四夏四月丁巳夜子夢坐兩楹之間

明日戊午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而歌曰泰山

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歌而入當戶而坐

子貢聞之驚曰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子曰賜來何

遲昔夏后氏殞東階之上殷人殞兩楹之間周人殞

西階之上而丘殷人也疇昔夜夢坐奠兩楹之間夫

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

日而歿是爲夏正二月十八日乙丑午時哀公賻以

璣王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孱余一人以

在位斃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父之者尊

之也師尚父之外再見焉而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

乎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於

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公西赤掌

殯塋舍以蔬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

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綈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

飾廬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

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塋于魯城北泗水上泗

判定世家孔悝

十

楊華

水爲之却流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僿斧形高四尺

樹松栢爲志焉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曰

吾亦人之塋聖人非聖人之塋人子奚觀焉昔夫子

塋母從若斧者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

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弟子皆家於墓

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六年蓋聖門自顏子外

穎悟莫若子貢子亦屢啓之曰女與回孰愈曰莫我

知也夫曰子欲無言而賜猶多學而識也然旋悟其

非與子與同傳一貫故曰夫子之文章可聞而性天

道不可聞也其獨居三年然後歸有以也子朝廟聘
擯鄉黨燕居衣冠言動食息寢興之詳散見鄉黨諸
篇者不具論論所母意必固我母不可仕止久速
教文行忠信慎齋戰疾嚴事周老聃衛伯玉齊平仲
楚老萊鄭子產魯公綽不語怪力亂神雅言詩書執
禮而罕言利命仁及大以博學則執名于御聖以天
縱則歸能于賤加以生知聖仁則自附信好敏求爲
不厭誨不倦而復曰何有于我哉他日又曰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蓋終不可得而名言之而子夏子將

刊定世家孔姓

世

周

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
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蓋齊
景公賢孔子而子貢聖之及問其聖而言不知曰賜
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
賜事仲尼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
安知江海之深也不知者以爲譽太甚而賜尚慮不
及也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明
矣使賜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
公曰善哉噫嘻樂之矣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

百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
冢冢大一頃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故所居堂
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不絕諸侯卿
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子一鯉卽伯魚哀公以幣召
之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卒生伋常困于宋作中庸以
寄孔子之微言學聖者有述焉道既尊然剛毅終不
仕游于魯衛間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
二伋生白字子上爲齊威王相年四十七白生求字
子家楚召不仕年四十五求生箕字子京相魏年四
十六箕生穿字子高常客平原屈公孫龍非白馬臧
三耳之辯楚魏趙召之不赴年五十一穿生武後名
斌字子順或作子慎相魏五十七蓋單傳者八世至
慎而始生三子曰鮒騰樹鮒秦始皇時召爲魯國文
通君騰漢高帝時封爲奉嗣君而樹子彥以將事高
祖封蓼侯云孔叢子云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
子之後奉夫子祀爲褒成侯少子之後以軍功封蓼
侯者世系具列如左并差次歷代褒尊錄後衆莫從
杞與傳經設科之藝典焉

臧方氏曰按史記正義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

號闕里括地志兗州曲阜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

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又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

十里疑令奉新戊戌計竣偕毛進賢一湯豐城兆

吳臨川先用三年丈登岱汶汶戾阜踰洙展墓謁廟

而別湯吳丈復從毛丈登鄒嶧俯視昌平陬邑遺

址輒肅然心動焉彼祖龍沙丘秘識猥野史論衡

乎則絲竹聲聞于壞宅六七壁數于修車信史傳

信焉可誣也世傳手植三檜榮枯關易姓而兩在

刊定世家孔帳

三

四

贊殿前者已烏有一猶存殿前杏壇左方下蒼龍

偃仰神理內腴誰爲爲之而世傳壇北子路捨丁

石如石壓者亦不復存若宮牆供帳富美洵都無

論矣殿中藻冕而王者孔子侍坐以次者四配十

哲而兩廡無像聞

孝廟時烏曳香火焚殿而志謂雷火不可辨其壇南

真宗所覆贊殿無存而聖賢贊碑猶有存者則貞

祐火餘物耳昂新費鏹以十五萬計則

敬皇帝尊師禮聖其盛舉也第補刻祝贊則筆俗遠

遜殘碑矣最鉅遷者前楹雕龍玉石八柱卽宮闕

擎天勿逮焉而几上範銅犧象二樽爲周器始知

詩註畫牛樽腹正未攷傳古圖耳真宗親奠二寶

炬猶在駭所存故則嘉靖間偷兒竊其一越三日

偷兒竟惶惑不能出垣墁遂獲存如故異哉元仁

宗遣李宦舍奠大風滅燭鐵鑄入地盡拔爲大異

今異豈異是則聖靈如在神物呵護不獨兩漢烈

矣林木無刺鳥不巢冢左子貢指視檜大可十倍

枯而不朽亦勿敢剪乃知東人士取餉指楷枰屢

刊定世家孔帳

古

五

也而林樹森茂異種百數世無能名謂諸第以方

木來植宜信卽坊前朗爽木實其一矣蓋汶後抱

而西洙前帶而東松林夾道而南爲曲阜城則正

德政元所築也皇覽固云冢去城一里迺舊治不

知自何時去闕里十里而近空棄大庭小昊三皇

氏之故都流風遺俗宜有存者自流賊猖披解所

煨燼潘僉憲珍議徙治就廟防守爲便于是魯復

有城而孔顏廟俱在城內矣獨石楠在顏墓不及

一見顏路所請車藏廟中者漢獻帝時與廟俱燬

出城南而西道鄉抵鄉嶧山前方址所稱紀王城者則鄉邑舊壘叔梁紇宦邸孔子所從生焉低凹久之遂援崖探窟窮幽極巔始知山莫偉于泰岱莫奇于鄉嶧祖龍皆陟巘立石固也蓋崑崙中條絕太行踰河濟而東聳岱稱宗迺遷而南爲徂徠又其南涉汶爲曲阜曲言抱阜言高風氣所攸鍾乎而王氣噴溢復爲鄉嶧奇峯疊嶂玲瓏環詭業擅大塊之奇勢不鍾爲萬古一人不已也倚吁丕休哉生自嶧麓厝于岱陽予觀汶水湯湯西下而石骨橫亘南驚如爪此以知曲阜宗岱審矣彼其萬世爲土並天壤存有以夫

宣聖考信記

附

按祖庭廣記稱先聖異表凡四十九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蚪唇昌顙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脰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有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宇望

刊定世家孔

卷

七

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曾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蓋姪則麒麟吐玉水精繼周生則二龍繞室五老降庭將逝獲麟聖母繫角繡紱猶在先儒多謂不經至聖瑞世自異生民未有何足怪哉嗣後黌宮廟貌豈辦入神嚴事如在不離近是及永嘉操戈子復當厄流風遺範蔑如也時大父北湖公猶在序心獨傷之顧聖體重大難舉欲奉聖孫子思子於王大父石峯書院中附祖尸之義邑侯學博歎羨許可旋以廳事度像苦隘不容而止家嚴夙漸庭訓每問廟事實襄陪祀書堂嘗與何儀賓論毀像不當語具錄中今刻如右而意常想像丁酉冬廷棹奉新從長江道吳郡會再從叔文洲諱渠爲門弟訓郡庠邀集郡齋獲拜瞻范文正公所立聖像於尊經閣視魯蜀刻殊雋即摹之將勒貞白讀書堂亦慮屋不勝像丐黃震泉氏裁之蓋子澄忠鄉裔以畫名者黃子曰是刻較麗也未宛然家固有端木子貢本吳道子臨者向不示人幸翁復表章碧山慈湖間寔宣聖有靈貳臨之僕即邁當匠心傳神

刊定世家孔

卷

七

爲贈翁大喜謝然未卽得也迨庚子春而黃生始

今像來盥焚披對委稱度越蓋代行曲阜二像旁鐫

有左右異亦皆稱道子及馬驚橋石事世儒目以季

路若蜀刻毋論形神更露就以章甫加額且不知髮

網何代始蘇刻章甫束髮近之矣然望之仰而不仆

要之聖真表暴固不若魯蜀刻至謂廟食王祀必美

且都而遂信蘇像則五露非耶面如蒙俱貌似陽虎

汗不能阿所好也不然以若聖神豈不當得邦家有

天下卽七子八婿何足多者而三歲夫怙一生坎廛

判定世家孔快

子姓單傳者八世自鯉而伋而白而求而箕而穿而

順至順而始三子鮒騰樹歷春秋戰代以迄秦始皇

初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漢高帝初祠太牢封

騰奉嗣君也綿綿綫緒不絕僅延者幾而後浸昌以

大則聖表卽見賞義弘亦自不盡愜人意蓋形色天

性卽上聖不能以增損維是踐形速肖從心中矩若

所記溫威恭者何等含章通理直是元氣流行而鄉

黨一篇分明畫出豈以皮相哉今像不徒情神體貌

合符孔思而信手廻文隱起蝌蚪非植指手法疑不

到此因思羅峯撤文廟像於郡縣顧乞貯

世廟像於永嘉今帝像當寧撤回而聖容

在傳布不敏敬承嚴命贊而碑之儼存什一千百

中以寄學者見聖之思乎因竊重有感也端木子固

云生榮死哀亶惟孔子乃佛像莊嚴滿天下而佛誕

四月八日卽棄實乎猶然奔走天下如沈道虔輩奕

世崇奉至日流涕世儒佛聖像而撤之弁佛聖誕諱

而都忘之可怪哉則宋儒羅泌氏先慨之矣但據瑤

琿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謂孔子以庚戌年

判定世家孔快

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周靈王二十

一年實魯襄公二十二年長曆果以二月廿三爲庚

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三年壬戌四月己丑爲哀公十

六年享年七十三史記世家亦謂魯襄公二十二年

而孔子生無月日公羊則書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

子孔子生穀梁則繫十月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庚

子也是歲己酉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作庚戌

推命仍是己酉紀年旣云己酉十二月二十二日則

亦非庚戌二月二十三日矣故劉恂外紀謂孔子年

七十四而黃東發日抄闕里譜系家語圖皆謂己酉十月庚子生蓋是年十一月無庚子攷顏徵在懷妊十一月生孔子公羊誤以懷妊月爲誕降月遂云十一月庚子生朱子刊正世家則年仍史記月日用公羊索隱年信公羊而謂史記云二十二年蓋誤予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爾故宗二傳年者外紀日抄譜系家語圖也爲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宗世家言者祖庭記路史也爲庚戌十月二十七日林開以爲戊子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八月亦非得云二月則刊定世家孔帙

尤

從庚戌爲八月乙酉二十七日而從己酉爲八月癸酉二十一日家語圖十月乙亥亦非也然公穀去聖未遠二十一年兩傳符契固當以己酉歲八月癸酉二十一日爲信又公穀皆記生左氏獨記卒爲壬戌歲四月己丑是年四月戊申朔有乙丑無己丑己丑在五月十一日林開何據而謂四月戊戌戊戌亦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爲四月乙丑乙巳字近蓋是年四月丁巳夜夢奠兩楹明日戊午反手曳杖歌泰山梁木與子貢占之寢疾七日而卒則乙丑也夏正

亦當爲二月故其生也以己酉歲八月癸酉之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其卒也以壬戌歲二月癸卯之十八日乙丑壬午時志在春秋死生以之二仲上丁月適會焉異哉昔羅長源讀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至日陳五經而拜未嘗不仰之然庚子歲六又諱誕舉日不徇支平今定以二月十八日哀死而以八月二十一日榮生千載長夜旦莫遇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肯萬曆庚子歲夏五初吉癸卯明郎華平山後學馮煒謹識

刊定世家孔帙

三

續記

煒既記考信偶閱成化間紹興郡齋翻刻百二十聖賢像內有宣聖而右書庚戌三月初四日午時生壬戌夏四月初四日午時卒則大駭異以爲何舛錯至此及閱大明一統賦而註中載孔子事頗詳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即今八月二十七日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乙丑日薨即今二月十八日年七十三歲則諱日與煒記脗合而獨其生辰二十七日與煒二十一日爲不同但彼既云年七十三則祖庭

記路史原作十月二十七亦當提作八月二十七而今年作七十四則十月二十一當提作八月二十一無疑矣獨聖賢像內所書生諱月日時皆無據小言破道野史害信不可不辨於是乎又記

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附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

刊定世家孔牴牾

世

同

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云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

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

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歲以

刊定世家孔牴牾

世

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以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果各有見乎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崇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羊穀梁其世代去孔子時又為甚近以故考圖按跡其言必有所據依司馬遷固古今良史則其時又後于穀梁公羊二百有餘歲矣故其圖缺跡遠言則無徵乎爾即而是而知孔